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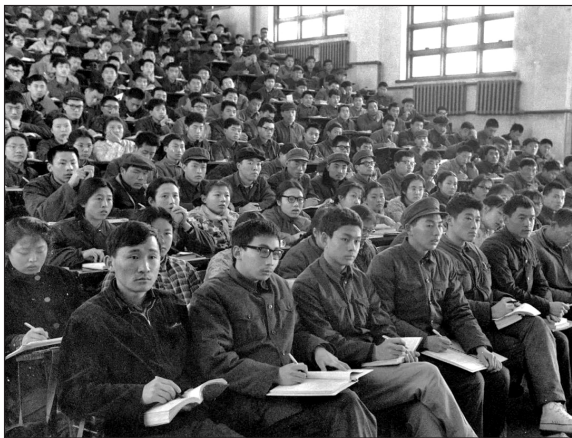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前排的固七班同学

○贾海东（1977级力学）

2018年9月，北京首都博物馆，正在举办“国家相册·致敬历史——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典藏展”。百年国史，在一幅幅经典照片里呈现；光辉历程，在一段段难忘记忆中延伸。在展厅端头，一张巨幅历史照片，几乎占满了整个墙面。

这张由新华社记者顾德华于1978年拍摄的照片《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》，凝固了那一段珍贵的历史场景，展示了那一批1977级同学的历史风采，一直是一幅纪念恢复高考及记录新一代大学生的经典历史作品。

在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中，坐在前排主要位置上的，是当年工程力学系固七班的几位同学。前排左起，第一位是王均同学，第二位是张中民同学，第三位是邓勇同学，第四位是周叮同学，第六位是刘玉民同学。



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

我曾在2017年写的《清华一九七七级赋》里，描述过这段历史：

是日，高数大课于西阶。记者入，摄吾生于书堂，定瞬间于永恒。后刊兵部画报，流传至今，竟成经典。其风貌之淳朴，其神态之专注，其远方之向往，其未来之期待，非后辈所能及也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。在金色的十月之后，又迎来了科技的春天。1977年底，全国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。据记载，当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570余万，而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.3万人，录取率只有4.7%。1978年初，经过“文革”后第一次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，纷纷走进校园，由此诞生了标志着中国时代变迁的新一代大学生。

1977级，一个响亮的名字，是在特殊时代下具有特殊含义的一批大学生，是在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里具有远大抱负的一群年轻人，是在中国历史上备受瞩目并在后来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代建设者。

固七班的36位同学，幸运地成为1977级这个群体中的一员，幸运地走进了清华园，幸运地坐在了见证历史的最前排。

历史的必然，充满着许许多多个体的偶然。

固七班的29名男生和7名女生，好像没有一人是报考这个专业的，

□ 荷花池

多数人也都没有报考工程力学系，其中大多数同学甚至都不大清楚什么是固体力学，唯一相同的是在报名志愿表上，都填写着“服从国家分配”，加上在各自的高考分数中数理化成绩都比较好，结果就被学校“分”到了一起，组成了固七班。

固七班的那几位同学，同样也是偶然的，坐在那张历史照片中的第一排。当时在西阶梯教室上“高等数学”大课，许多女同学早早地就进去坐在了前面的几排。由于第一排的座位没有桌板，不方便做笔记，反而没有人愿意去坐。而我们班的那几位同学，几乎都是同一间宿舍的，前一天晚上夜自习睡得太晚，早上都差点儿睡过了头，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就匆匆赶到阶梯教室，见到满教室都坐满了人，唯有第一排的几个座位是空着的，只好别无选择地坐了下来，把书本放在腿上记笔记。

这就是历史。最美好的瞬间，总是留给在最合适的时间里出现的最合适的人。

工程力学系的1977级有两个班：固体力学专业的固七班和流体力学专业的流七

班。1978年3月入学时，我们固七班里年龄最大的，是两位30岁的“老大哥”，带着工资上学，家里还有小孩（在校期间又生了老二）；年龄最小的，是两位才满15岁的“神童”。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，北至黑龙江，南到云南；入校之前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，有工人、农民、教师、下乡知青、应届生，等等，唯一缺憾的是没有军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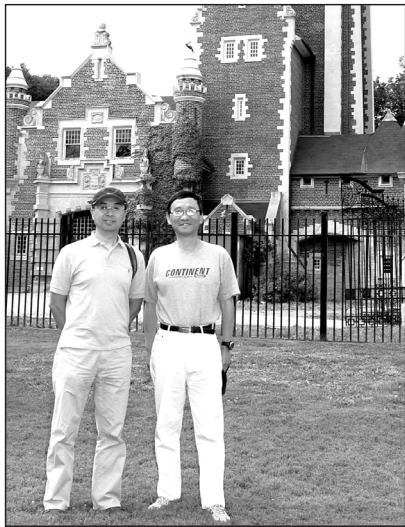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入学后，男生住在一号楼的一层西侧，浴池就在路对面；女生住在新斋三楼东侧，下楼不远处就是开水房。宿舍里一般住6个人，三个上下铺，两三个小书桌，房间里大都塞得满满的。

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，那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年代。经过了刻骨铭心的高考，走进了心仪已久的校园，入校后的我们，和其他七字班的同学们一样，开始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。快乐紧张、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，至今仍让每一位同学记忆犹新。

当年同学们刻苦认真的学风，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时的晚上11点钟，校内各教室必须关灯关门，只有几个阶梯教室还“网开一面”，于是大家纷纷翻门越窗而入，坐满了整个教室，继续晚自习，成就了一段“不夜城”的往事。

当时学校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，将各位力学大师请来给我们上基础课。记得“材料力学”的第一堂课，是由当时的副校长张维教授讲的。张先生授课生动风趣，谈笑风生，挥洒自如。他对我们说：让老教师上台讲课，很好很开心。但老教师也常常会出错，经常会“心里想的是—，嘴上说的是二，手里写的是三，其实应该是四”，逗得我们开怀大笑。

“高等数学”课由谭泽光老师教，几



王均同学（左）与作者贾海东（右）在多伦多

个系相关专业的三百多名同学，让西阶梯教室座无虚席。新华社记者就是在这间阶梯教室，将我们固七班等1977级同学上大课的情景摄入镜头，成为那张著名的经典历史照片，永久地珍藏在国家相册里。

“普通物理”课由张三慧老师教，他一上来就直接用英文授课，害得不少同学“云里雾里”晕了好一阵，常常在复习时将课堂内容又重新转译温习一番，无形中加深了记忆和理解。

“英语”课采用《工程英语》课本，教英语初班的罗老师尽管很年轻，但对班里几位入校前从来没有学过英语的同学照顾得很细心。罗老师授课非常卖力，刚开始时多少有点紧张。记得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时候，罗老师上了一节课就把两个课时的内容都讲完了，第一节下课时刚准备走，才发现还有一节课没上呢！

在工程力学系，当时给我们上过课的著名教授有：张维、杜庆华、黄克智、王勳晟、徐秉业、余寿文、黄炎、庞家驹、郑兆昌、张如一等；还有当年就非常出类拔萃的中青年教师：贾书惠、范钦珊、夏之熙、宋国华、薛明德、邵敏、姚振汉、叶宏开、潘文全、孙学伟、刘信声、李德葆、任文敏、郁吉仁、周辛根、何积范、刘宝森、蔺书田、查明华、潘真微、王笃美等。记得我们对德高望重非常敬仰的老教授，不论男女，均称“先生”。除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宋国华老师和薛明德老师之外，系辅导员还有陈兆玲老师和陈克金老师。当时我们工程力学系的系书记为李德鲁老师，系主任为王和祥老师和朱文浩老师。

在此，我们固七班的全体同学，再一次向力学系的老师们深深致谢！感谢你们的尽心尽责，感谢你们的呕心沥血，感谢你

们的言传身教！你们的教导和指引，是我们一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。

相比之下，当年的政治学习，是一件让人不得不重视的事情。每周的时事学习，念报纸就占用了大部分时间。北方同学念起来还比较利索，南方来的同学就费点劲，常常整出点笑话来，当然也借此把普通话发音练好了许多。

清华一直非常重视体育锻炼，每天下午4点半钟的《运动员进行曲》，督促大家放下书本、走出教室，来到西大操场打球、跑步。班里的同学，将偌大的校园里每个角落都跑遍了。当然了，圆明园是我们跑步时最常去的地方。

周末或节假日，颐和园泛舟，北海游园，十渡戏水，云水洞郊游，还有八达岭登长城，都留下了我们年轻的足迹，都凝固在当年黑白现已泛黄的那些珍贵照片里。

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文艺晚会上，有一首女声二重唱的歌曲，是由我们七字班同学在校时创作的。这首由我作词、牟文殊作曲，曾经在校内传唱过的《我们大学的歌》，不仅真实地描述了当年紧张而快乐的校园生活，同时也让我们能在毕业多年之后才真正懂得：厚德载物，任重而道远；自强不息，伟大而平凡。

我们大学生活，充满年轻的歌。

那是轻快的歌，也是紧张的歌，
轻快紧张一样快乐。

我们大学生活，充满智慧的歌。

那是丰富的歌，也是平淡的歌，
丰富平淡一样火热。

让我们珍惜这生活，让我们唱起这歌，
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，永远朝气蓬勃。

一转眼，我们毕业都快40年了。我们多么期待，固七班的全班同学们，能够再

□ 荷花池

一次相聚在清华园。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当年报到时的二教，让我们一起去一号楼和新斋看看当年住过的宿舍，让我们一起去四食堂原址看看当年吃饭的地方，让我们一起去系里看看老师们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西大操场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图书馆、大礼堂……

当然，一定别忘了一起去看看大礼堂旁边的西阶梯教室。在那张历史照片拍摄

的地方，让我们各自找到并一同坐回到当年的那个座位上。让固七班同学再一次并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前排。

2020年9月30日于多伦多

贾海东，在校期间担任过班级团支部书记、校田径队男子短跑队队长。毕业后，曾在建筑设计院和政府部门工作。后旅居加拿大，现从事结构工程设计工作。

亲历一张“经典”照片的前前后后

○ 邓 勇（1977级力学）

从十余年前起，常常会有同事朋友熟人向我问起，“照片上那个人很像你！”“照片上那个人是不是你？”所谓照片（见P147），指的是那张题为《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》的照片，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标志性“经典”，曾于2009年在报纸、期刊、网络、电视上有过热络出现。

2018年，又值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”，那张“经典”又一次在公共媒体上露头，同样又是新一轮的关心询问。当年亲历者们，现大多已退休有了闲暇，在微信群里也有了不同热议，众说纷纭，甚至有人对“前排那几位提前知道要拍照”做了或是或非的探讨。本人属于“前排那几位”之一，在当年出于小小虚荣心，对事情前后有着深刻印象，遂记叙一下当年“撞大运”进入那张照片的故事，与关心的人们分享。

照片的时间，应该是在我们进校后的一个月左右，从衣着上也看得出，大致是1978年3月底前后；地点是在“西阶”

（礼堂西侧阶梯教室），应该是“高等数学”课或者“普通物理”课，力学、力师、工物、物师、数师等1977级同学们一起在上大课。

在300座位的“西阶”上课，是几个系在一起“上大课”，印象最深的是“高等数学”“普通物理”这两门课，分别由极富盛名的谭泽光、张三慧老师主讲。这得益于学校对1977级的极度重视，挑选了最优秀的教师。这两位老师正当壮年，并都有着循循善诱、由浅入深、严谨诙谐、引人入胜的本事，且一开口那极富感染力的洪亮声音就能够响彻大教室的每个角落。可教室毕竟太大，坐在后排会影响听课效果，所以最早进到教室里的同学在选择座位时，一般都会从第二排开始。因为从第二排起才有桌子，既是离讲台较近听课效果较佳的位置，又是有长条课桌方便做笔记的位置。第一排虽离讲台更近一点，但没有桌子，只能是在膝盖上摊开笔记本做笔记，总有点别别扭扭的。所以，第一排就成为了大家不太情愿选择的座位，往往